

一批地下主教「紀念孟總主教來華七百週年」牧函

（編者按：多位在大陸上未獲中國政府認可的主教，於一九九四年發表牧函，紀念方濟會士孟高維諾總主教到達北京傳教的七百週年。本刊特予轉載，以供讀者研究。）

親愛的各位神昆和各位主內的兄弟姐妹們：

願天父的慈愛、基督的聖寵、聖神的恩賜，和你們同在。

今年是真福孟高維諾北京總主教來華開教七百年，又值天主教大陸主教團誕生五週年之際，我們願趁此天賜良機以牧函形式和你們說幾句心裡話。

查福音傳入中國，源遠流長。自吾主耶穌自舉升天，面諭宗徒分行天下後，就有聖多默宗徒傳教印度，有資料顯示，聖多默也曾到過中國，解放前北京法文雜誌曾探討這一問題。後來在出土文物中，有鐵十字架一個，上而鐫有聖教對聯一副和三國時代孫吳年號，說明福音真傳，在中國不絕如縷。降至唐代，史書記秦西人阿羅本教士來華，唐太宗命宰相房玄齡郊迎，待以上賓，史稱景教。利瑪竇時代陝西出土了「景教流行中國碑」。而景教乃內斯多略異端派別。

據史書記載，西方教士來華的先河，實為意大

利人北京總主教孟高維諾。今年是孟高維諾總主教來華開教七百週年，我們要隆重紀念他，紀念的時間、地點和儀節，不必拘泥。紀念的要義，首先在內心，效法他的爲人處事、宣揚福音、萬里迢迢、不辭勞瘁、死而後已的基督精神，尤其效法他那忠於教宗，不辱使命的精神。

教宗克來孟五世曾於公元一三零七年致函孟總主教，大加稱賞說：「不久之前，我們由可靠的消息知道，你在許多年之前就充滿傳教的熱火，且在你上司許可下到達遠東蒙古帝國的首都，去向外國人傳教，並且在天主聖神的支持之下，做出了很好的成績，給許多人付了洗。因此，我們賜你特權，在你被聖爲主教之後，你有權在遠東元朝帝國的範圍之內，祝聖主教、司鐸、執事等聖職人員，並且有權管理他們，就如我們管理西方的教會一樣。我們也將這特權賜予在汗八里（北京）的繼位人，但有一個條件，就是他們必須要聽命，附屬於羅馬教宗權下，並由他接受主教的『披肩』。我們也提醒

你，就如你曾經作過的一樣，在未來新蓋的聖堂內，要用舊約中的畫像來加以裝飾，目的是使那些不識字的人，能藉這種圖像認識天主奇妙的化工。」

從教宗的這一信函中，我們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得到很多啓發和教益。首先我們得知孟總主教是聽命於上司的，因爲我們知道當時交通非常困難，從意大利來中國，不遠九萬里之遙，其同伴死於途中者，不乏其人。其次我們得知教宗頒賜祝聖主教特權不自今日始，在七百年前就已有之。再次，更重要的是被祝聖的主教們，必須要聽命、附屬於羅馬教宗權下。因爲服務教宗是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sine qua non*）。所以我們重溫教宗的訓導，非常必要，而且有現實意義。因此我們號召全國神昆和全體主內的兄弟姊妹們，認真地嚴肅地聯繫實際來學習教宗的訓導，牢記在心，付諸行動，並將真實情況介紹給自己的親朋好友們，作爲一項光榮的任務來完成。

今日的中國教會，由於外力的干擾，不幸出現

分裂狀態。一部份被政府所認可，稱爲「官方教會」，並主教稱爲「官方主教」，雖然他們還自稱爲天主敎人士，也承認伯多祿爲宗徒之長，敎宗爲伯多祿的繼承人，但他們認爲敎宗是普世天主敎會的精神領袖，否認敎宗有立法、司法、行政的最高權威，否認敎宗有權任命、管理普世敎會（自然也包括中國）的主敎。而信仰告訴我們：敎宗是普世敎會的最高牧人，對全球信友享有直接的、最高的、普遍的權力，無論是那級聖職人員或是普通信友，均隸屬敎宗權下，無一例外。

「官方教會」的某些人，已經在分裂教會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了。一九五七年，他們成立了「愛國教會」，一九八零年，他們又成立了「主教團」、「教務委員會」，而一九九二年九月，他們在北京召開了「中國天主敎第二屆代表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他們宣佈：「把全國三個機構調整爲中國天主敎主教團和中國天主敎愛國會……這樣的調整有利於愛國愛敎工作的開展和堅持獨立自主、

自辦教會的方針。調整後，中國天主敎的兩個團體——中國天主敎主教團和中國天主敎愛國會都對中國天主敎代表會議負責，它們之間雖互不隸屬，各司其職；但又相互聯繫，相互合作，對一些重大問題和涉外工作，兩個機構將共同研究作出決定。」（見《中國天主敎》1992年第4期）。

信友們當知道，主教一經祝聖，就同時接受聖化，訓導及治理教會的職務，藉聖神被立爲教會中的牧人，教義的導師，祭獻天主的司祭和治理教務者。信友們更當知道，主教的職務，如果不和世界主教團的元首——敎宗及主教團成員保持聖統的共融，就不能執行。管理教會的應當是主教，可是「主教團向中國天主敎代表會議負責」，這些都說明：這些自稱爲「中國主教團」成員的人士，他們管理教會的權力，來自「天主敎代表會議」。同樣地也表明，假如他們要重編《要理問答》中「聖教會各級的人彼此有什麼本份？」這一條時，答案就不是：「教友該聽神父的教訓，神父該聽主教的教訓，主

教該聽教宗的教訓，這樣彼此聯合，按吾主耶穌的話，同歸一棧，共屬一牧」；而要改成「教友應當聽神父的教訓，神父應當聽主教的教訓，主教應當聽『天主教代表會議』的教訓」了，而天主教代表會議應當聽誰？

「天主教代表會議」的權力超過主教團，它的權力是誰給的呢？主耶穌沒宣講過，歷代聖師沒教導過，聖教歷史亦未曾記載，實是我國諸位明哲空前絕後的一大發明。

鑒於「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的產生與其章程，以及他不隸屬於羅馬教宗管轄，而對「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負責的實質，「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及其所領導的教會已經演變成一個大怪物或叫新教派，既不同於東正教、又不同於基督新教，更不同於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天主教。天主教的特質之一是普世教會與羅馬教宗共融，屬他領導，屬他管轄，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沒有這些特質，他的權力更不是來自教宗和以教宗為首的世界主教

團，而是來自「天主教代表會議」。我們身為天主教會的中國主教們，鄭重聲明：凡是隸屬於「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的主教及神職人員，如果不向教宗及與教宗共融的主教，並向所管轄的教友聲明脫離上述組織，同時實際脫離者，他們就不再是天主教會的神職人員，各地天主教會的神職人員，不得與他們有聖事上的共融，不得以物質資助他們，也不得去其修院授課，或向其修院選派學生，原屬他們管轄的教友，在得知事情真相後，也應自動離開他們。

離開教會是不幸的，我們要多為這些可憐的弟兄們祈禱，求仁慈天主賞他們悔改的聖寵，並以愛德勸導他們，以信德鼓勵他們，使他們也能充滿聖神，勇敢為耶穌作証，回到以教宗為首的普世教會大家庭中，在伯多祿掌舵的聖教大船上，穩渡世海，回歸父家。

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福音傳入數百年，有數不盡的仁人志士步武耶穌的芳表，為愛耶穌，被拘

壓、被流放、流血犧牲，受了身體上、精神上的各樣折磨和考驗，「爲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你們歡欣踴躍吧，因爲你們在天國的賞報是豐厚的。」

「沒有僕人能大過主人的，人們怎樣難爲了我，也要怎樣難爲你們。」我們要擦乾眼淚，洗淨創傷，以新的作証精神充滿愛天主的火炎，人人踴躍的奔向傳播福音的戰場，（每年每個教友應使一個人認識基督）熱心勇敢，自動自發，自出心裁，自創新方法，順聽聖神指引，將信德的救恩，傳送於我們的周圍群衆；我們要用言語宣講基督，以行爲生活基督，與主交遊誠實如鴿，躲避罪惡明智如蛇。有聖堂、祈禱所者善用條件虔誠事主，無聚會處，則應效法聖家，以家庭聚會，中悅天庭，再不能者，更當以心靈爲天主的聖殿，隨時隨地與主神交密談，以心神以真理恭敬天主，待主救靈，救自己，也救自願得救的鄰人。

今日的教難，是翻山倒海似的大風波，是世界末日未到以前的先兆，淹沒全世界，它不是人爲的，

而是地獄之門放出的精神動力，驅動人心，興風作浪，操縱人群的政治運動；反神、反聖、反人、反天主聖教、反教宗神權，促成了普世現今的教難，這次教難有不同的形式，在中國有，在世界各地也有，我們中國的聖教會，要依靠中華聖母，依靠天使聖人，從天降佑，行善立功，廣傳信德的救恩，給世界樹立信德的模範。

以下簡述一下孟總主教的個人小史：

孟總主教生於公元一二四七年，一三二八年在北京安逝主懷，享年八十一歲，幼年在大學攻讀法律，歷任法官、士兵和醫生。後來看破紅塵，入方濟各會，曾在北契丹、亞美尼亞、波斯等地傳教九年，成績斐然。約於一二八九年攜宗座公函廿六件，離開歐洲東行，於一二九四年抵達蒙古首都汗八里，也就是今日的北京，晉見蒙古大汗，蒙厚禮接見，並獲准留境內傳教。孟主教留居中國卅四年，一二九五年勸得皇帝歸屬闊里吉斯王由景教改奉天主教，全家數千人領洗入教。一三零七年教宗克來孟五世

委任他爲汗八里總主教及蒙古版圖內宗主教，授予披肩。孟主教在中國蓋起了六座聖堂，建立了六個教區，還爲四十個兒童造了居住及學習的住所，皇帝本人也很樂意聆聽孟主教教導小孩們所唱的美妙歌曲。

不幸的是，元朝滅亡之後，元人受到仇視，也連帶元人所寵信的天主教會也受到仇視，加以當時小亞細亞黑死病流行，傳教工作受阻，出現了暫時停頓的現象。之後修會還派了一位總主教和六十位會士前往中國。又一次，僅方濟會就派遣了三位總主教，十一位主教和二百四十二位傳教士，規模不爲不大，可惜的是其中大部份病逝途中，無緣向中國傳教。

但孟主教開創的傳教事業，雖由於朝代更迭，遭到毀滅性打擊，可並未全部中斷，湮滅無聞。自公元十七世紀時起，以目前曾有多處發現元朝時代留傳下來的信奉天主教的教徒和出土文物。

孟高維諾來華，做出了轟轟烈烈的傳教事業，

不爲無故。他的一位助理主教熱拉德對他下的評語是：「他的生活是苦行僧式的艱苦生活。」當時剛剛抵達北京即汗八里的道明會士戈拉神父也做証說：「汗八里的總主教勸化很多人信奉天主教。他爲人正直熱心，深得天主的喜愛及人民的愛戴。皇帝本人也對他非常敬重。」

我們今天處在一個千載難逢的偉大時代，一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憂患時代，我們要無負於並無愧於這個難得的建功立業的時代。我們懇切祈求聖神降臨，從天射光，充滿我們的心，使我們得以認識到我們上自主教團、主教、司鐸，下至各位教友身上存在的缺點、錯誤乃至罪行，不論是自己發現的或別人指出的，都要深自檢討，痛心懺悔，振奮精神，以求由於聖神的幫助和我們的努力，能夠開創一個更加美好的聖教大行的盛世。到那時人們的見面禮將不是 *Bonjour* 或 *Goodbye*！而是像中古時代那樣說：*Laudetur Jesus Christus*：願耶穌基督受讚美！

□